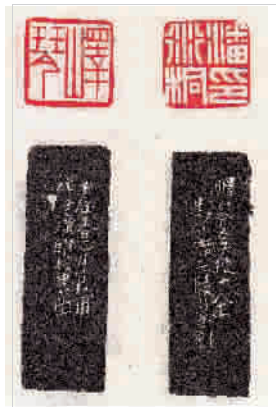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 图1



■ 图2



■ 图3

为悟前贤觅遗范

◆ 周建国

书法、绘画和印章是古代文人暇时涉猎,兴致所至,怀抱寄托之物,此风延绵至今。然当今喜好、深谙印章之道者较之书法及绘画的要少,其中如痴如醉的嗜迷,竭尽余力的搜觅者尤少矣,江成之先生就为内中之一。

江成之自1943年拜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、书法篆刻一代宗师王福庵先生为师后,在福师循循善诱地引导下,他先后双勾临摹了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《伏庐藏印》《双虞壶斋印存》等秦汉印谱中好多印,终于窥得了秦汉印呈此精美绝伦之堂奥。在此基础上,再逐步研究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是如何继承秦汉,推陈出新,开创新派的。与此同时,又旁涉皖派诸家,承其可取之长。1947年,经福庵推介,他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,从此在治印的道路上更是孜孜不倦、上下求索。

观赏前人的原作印章是学习篆刻过程中,除勤奋临摹、努力创作外唯一一条“捷径”,这与书画上“观其下笔处”同样重要。故福师除了教他刻印外,还教他鉴印藏印。在其收藏过程中,还得到福庵的许多帮助,或掌眼或介绍。如遇到藏家准备出售藏印时,他先拓一份印蜕,请福师掌眼审定并代为挑选。他曾获得一方胡菊邻刻的白文闲章,印文为“春酒杯浓琥珀薄”(图1),款具“菊邻”二字。另一侧有童大年款:“余嗜饮复嗜印,久慕胡叟作,忽得此,狂喜。裴子有同嗜。见而索之,即以寄赠,物遇赏音,奚吝为。己未八月,大年记。”小小一印所涉三人,胡菊邻和童大年均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,邵裴子是陈伏庐的学生,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友。这使先生对

印社前辈成人之美的人格由衷钦佩。

另有一次,他得到一方黄牧甫刻的“潘衍桐印”(图2),后经福师鉴定为真品。不多久,接福师通知要他去,且取出曾绍杰先生的信给他看。曾氏信中说:他得的黄牧甫所刻朱文“峰琴”印,似非赝品,求福庵进一步鉴定。听说江成之收藏的“潘衍桐印”和“峰琴”正好是一对,愿以旧青田、白寿山各一方作交换,且求福师能玉成此事。曾氏篆刻造诣很深,对黄牧甫刻印尤有研究,他便结了这次金石缘。

特别难忘的是当他终于觅到赵次闲的“涤尘庐”(图3)一印时,犹如神交的挚友忽然相遇。想起学印早年,学习资料匮乏,他便留意到余绍宋编辑的《东南日报》副刊《金石书画》上,它每期都有历代印章的介绍。有一期上面介绍了“涤尘庐”这方赵次闲的精心之作时,他心悟手从,双勾临刻,感受颇深。现在每当他将此印拿在手上把玩时,似有和前贤倾心谈艺之感。

江成之自年轻时开始学习篆刻,便留意收藏历代印谱和前贤遗范,虽经济条件有限,然细水长流,数十年来所藏渐丰。内中既有西泠诸子遗范、清末民初大家妙构,又有当代高手佳作,皆流传有序之物。尽管经历了“丙午之劫”,篋中旧印总算还存几许。祖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应代代相传,弘扬光大。他于1995年精选出百钁,由学生铃拓成谱,名为《履庵藏印选》。该谱上下二册为一部,共拓十五部,并以“嘉兴江氏成之所得履庵藏印选之记”此十五字来分别各部之序。台湾书法篆刻名家王北岳见而好之,依原样在祖国宝岛台湾影印出版,使之在海峡两岸传播发扬。

国画《秋山银波》创作谈

◆ 方良田

我自幼酷爱书画,遍迹祖国各地,拜名师,打下扎实的基本功。我爱在画面处理上追求虚实互映,浓淡浑然。江河因而深远曲折,神秘中带着大自然的召唤,在构思和技法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一次,我回到江西老家探亲,看到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卧躺在病榻上,悲凉心境,油然而生,一种子欲养而亲即将不在的凄苦情绪涌上心头。一直在为事业奔波忙碌、打拼,但并不成功,而忘却亲情,很少回家看望亲人,懊恼不已。有一首歌唱得好《常回家看看》。我已知天命之年,奉劝年轻人在双亲在世时,常回家看看,不忘中华传统美德,多尽一份孝心。

一天傍晚,我和妻儿漫步在故乡的小道上,我的家乡依山傍水,风景优美,此时



■ 中国画《秋山银波》 方良田作

正值深秋,秋风乍起,狂扫落叶,面前的山山水水、凋零的枯树、残枝败叶,令人想起家中亲人,自己一生拼搏,坎坷人生,落莫心情。此时面前的景象不正是自己心境的写照,一幅绝好的画面吗?于是不由自主地拿起了随身而带的画笔写生,进行了简单的构思。回到上海后,再进行了创作,用老辣的笔触、干练地在画面上用积墨、淡墨反复进行勾、勒、皴、擦、染,用笔繁杂,层次感、厚重感跃然纸上,用色淡雅精致,用墨虚实结合,恰到好处。画面怪石嶙峋、树木苍道古朴、整个水墨画面浑厚空濛、道劲有力。

作品取名《秋山银波》,表现了在秋天里,秋风萧瑟,树叶枯黄,湖水浩淼,银波闪闪。此时此刻反映了画家面对现实凄凉、无奈的心境。

创作札记

做一个传递美的使者

◆ 蒋云仲

问:画面上的这五个可爱的小和尚,让人看了不由心生欢喜。俗世中的诸多烦恼、红尘中的百般欲望仿佛都被他们纯净的笑容抹去,心灵变得平和,头脑也变得空明。能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创作背景吗?

答:作为一个画家,我喜欢去各地采风。足迹遍布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新疆、西藏等地。这幅画便是我根据去云南采风拍得的素材,回来后创作的。

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有这样一个宗教习俗:让适龄的孩子出家为僧一段时间。傣族人把小孩子短期出家做和尚叫“赓路皎”。孩子皈依佛门后,住

着,老实巴交;右边两个则都是机灵鬼。一个笑容天真,眼神无邪,我最喜欢那个低着头,露着光光脑门却在偷笑的,孩子的调皮纯真在他身上显露无遗。很多人看到这幅画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问:您刚才也说了,画是根据照片创作的,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?

答:绘画不同于摄影作品的如实照搬,而是再创作。作画时,我在背景光影的处理上,衣服的皱褶上,人物的肌肉纹理上,尽力将油画的技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该恣意的时候洒脱用笔,该收束的地方点到为止,追求的是收放自如的境界。在用色上则讲究灿烂和谐:婆娑的树影映着红色的砖墙、橙色的袈裟、少年被晒得黝黑的肌肤,汇集成一片祥和的色调,让人感到了温暖。也因此,我为这幅画取名《祈福》,寓意美好吉祥。

问: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彩,具象还是意象,人物还是风景,您的绘画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总是美的,看了很舒服。对美的追求是您一以贯之的绘画风格吗?

答: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情感的体现,灵魂的诉求。我的当然也不例外。这个世界丑恶的东西已经够多了,我只想在作品中呈现美。

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,“美”能予以我创作的灵感和激情,捕捉并将“美”呈现在我的笔下。我的绘画风格就是将美的元素融合,用抽象的背景、印象的笔触、写实的人物展现出来,在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画风的同时,也希望给观众以美的享受。

(采访者:晓草)

观《2013海墨金笺小品艺术展》有感

◆ 吴忠

不久前,上海海协海墨画会在美博会馆举办了颇有特色的《金玉满堂——2013海墨金笺小品艺术展》。在我的印象里,上海解放以后还不曾有过正式的金笺画展,即使全国范围怕也没看见。而海墨画会59位画家创作的146幅作品,既有山水、花鸟、人物、走兽,又有写意、工笔、泼墨、泼彩、兼工带写,显示了他们在这一个领域的整体实力。

中国的金笺画,历史悠久,是中国画中的瑰宝。它通过点金、勾金、泥金等手法来加强的那种华贵、灿烂、瑰丽、辉煌的金色,向来被作为美的象征。自唐宋以来一直受到人们喜爱。明清以后,金笺画更趋繁荣,名家辈出,唐寅、文征明、陈诺绶、任伯年,乃至现代的张大千,都是个中高手,留下了不少精品。解放后,由于种种艺术和非艺术因素的影响,这一画种逐渐衰退,画者寥寥。这是十分可惜的。

随着改革开放,人们购买力日益增强,物质、文化需要也日益提高,在审美趣味上更爱好瑰丽辉煌的风格。在这种情况下,海墨画会秉承其一贯的继承弘扬海派画风的精神,成功而及时地重新开展金笺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,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,我认为是有意义的。

从此次画展中,我们不难发现,许



■ 金笺画《秋江冷艳》 应鹤光作

多画家都很好地画出了金笺画的特色,既把握整体效果,又精细入微、层层刻画,显示出热情洋溢的气息。如应鹤光先生的金笺花鸟很好地处理了用色、用墨、用水、留金的比例关系,画风简洁,讲究工与写的对比。陈世中先生的金画花鸟,浑厚的色彩与

金色相互辉映,整个画面有墨韵,有灵气,显得靓丽、丰富。蔡育贤先生则采用衬托、对比层层叠加的手法,使画出来的虎不僵不滞,看上去“弹眼落睛”。

过去有一种讲法,金笺画宜工不宜写,宜彩不宜画。但此次画展中,汪家芳先生的泼墨泼彩山水、照样在金笺中画得水墨淋漓,大气磅礴;周闻先生的水墨山水,其墨色不但未被金色“压”住,反而更加明亮出挑。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,来丰富了金笺画的创作,也使画展取得了成功。

我以为,海墨金笺画展的成功,不是偶然的。作为上海美术家协会直属的民间艺术社团,海墨画会从成立之初,一直坚持学术探讨和创作实践两手抓,以此来提高画家的艺术修养。近几年来,他们举办了学术讲座八次,每年都组织画家写生,每次写生或开展展,必举办研讨会,作讲评,谈体会相互交流。此次金笺小品展,同样组织研讨整理出近万字的书面材料。